

W-4

356

中西聞見錄 第三十三號

每月
一次

1875

西曆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五月

中西聞見錄

中曆光緒元年 四月

中西聞見錄係仿照西國新聞紙
而作書中大旨係講論天文地理
格物之學並載一切新機新法及
略選各國近事每月出印一次如
中西士人有所見聞或自杼議論
亦可寫就送至米市施醫院諸先
生處選擇可登則登之庶集思廣
益見聞日增焉

中西聞見錄目錄 第三十三號

論分光鏡 并圖

陳愚泉傳 鴉片樂府三首 學時路 開烟盤 搶帽子

人皆不自知其短

戲象寓言

止至善說

西國訓警法

答辯辯非非

考畧三則 各國欠欸 各國絲欸考畧 捕鯨考畧

雜記四則 以寬厚橫逆 才童善畫 賽行異常 物通靈性 火浣布

中西聞見錄

目錄

一 四月

各國近事

英國近事 民冊三則 始卑終尊

南海近事

巴西爾近事

東俄近事

阿非利加近事

福州近事 設電線

葡萄牙近事 節英國新聞紙

論分光鏡 并圖

丁韋良

格致家研究光學數百年來逐漸精明其造千里鏡俾遠者呈象於目前復造顯微鏡俾細者悉陳於掌上凡吾人目力之所及因而增廣開闊奚啻什百倍似乎能事畢矣顧格致之理無窮而窺測之法日備邇年又有人製器曰分光鏡尤屬奇妙緣千里鏡主於察遠顯微鏡主於窺細僅可增人目力而已此則遠近兼擅細大無遺不但至微之物可以察其形而辨其質卽最遠且巨如日月星辰亦可分其光而知其體是斯鏡者誠與二鏡相參並用鼎足而三其有神於格致之學又何如哉本錄

中西閩見錄

論分光鏡

一

四月

雖載有分光鏡名目而未及詳言其理茲因其有關於光學之大端故畧述之惟其說必自光學綱領而起庶閱者可以明晰按日光本爲潔白而可分成七色在二百年前柰端氏始創厥法係於暗室中開牖作小孔放日光一線由隙射入再用三稜玻璃一塊每面寬一二寸以一面斜接光線見第一圖使其光透過玻璃照於對面壁上則不爲一線而成七色長條爲紅朱黃綠藍青紫分明可見毫無淆紊其上下左右之序由玻璃之平側橫豎而定蓋白光本含七種其被折多寡不等紫多紅少餘隨次第則白光一線分爲七色長條明矣虹蜺之分七色理亦同因日光透雨點被折而返照於雲際如返照於壁然至光之含

七色若更欲證之，則不但能使之分而爲七，且可使之仍合而爲一。其法再用一玻璃同前，而面相反，平持之，先使光透前玻璃而分，透次玻璃則必合，而壁上仍見白光一條。既用三棱玻璃分光，或用凸鏡使光透而復合，或用凹鑑使光返照而復合，或用平鑑數面，令光復歸一處。如二三四各圖則仍成白光，或用七色藥末，多寡相稱，合而勻之，則變爲白色，或以木板製小輪一具，週圍分七角，塗以七色，運使旋轉，初轉慢時，尚可辨其顏色，愈速則僅見白圈而已。斯數法皆可爲七色合爲白光之驗矣。七色光帶，紅色以外雖無光，而仍有熱氣，置以寒暑表，立覺紫色以外雖無光，而仍有感氣，以物置之，卽被感而變色。若對鏡置

中西聞見錄

論分光鏡

二

四月

一鐵球，漸漸煨熱，則有熱氣射於壁上，再熱則壁上見紅光，而無他色，其熱愈甚，則諸色以次而露，迨熱至變白，則七色齊發而畢現，更增以熱，則感氣並發，蓋其七色各有序焉。然光帶多有不同，七色兼全者有之，現數色而遺其餘者有之，甚至惟見一色，如點拭火，或油燈驗之，則七色俱備，至以金類無論何物化之爲氣，若係無白光者，則光帶不能七色俱見，惟有一色，或數色，形如橫線，其多寡疎密，隨各物之質而生，若不見其物，只見所發之光，卽可知其爲何質，蓋光線有一定不易之序，此分光鏡之所由起，職在分光而察其序也。故其製別無巧機，惟以三棱玻璃，或一或數，或橫或豎，安於管內，下有足可放，或單用

或與千里顯微二鏡附而用之皆可。見用之察日星之光而辨其體質，其法甚精，而理極奧。試畧言之。八十年前，英國格致學士倭拉斯敦，察知太陽光帶各色內有黑線錯處，不知所以。六十年前，德國富勞溫赫，將太陽光帶之黑線細察繪圖，復察恒星之光帶有黑線與日相似，仍不知其所以。厥後，又有德人吉爾赫，推闡其理，伊用紅銅倭鉛等物，燒令出焰，以三稜玻璃俾焰光透過一端，卽成光帶，並見有明線。橫錯處，同時再用日光一條，照於玻璃一端，亦成光帶。兩相比較，則前帶之明線，有後帶之黑線，位置相對者，以鐵與鐵精試之亦然。吉氏見之，遂以爲太陽體中或有此諸質，至其橫線有明暗之別。吉氏則謂有

中西聞見錄

論分光鏡

三

四月

氣一層包裹太陽，內必含此數質，而遇在日體本質所發之光對銷，則他質之光得透而出，而本質之光反阻而不透，故明線易而爲暗，每遇暗線卽知本屬明線，何物之光有明線相對者，則日星中亦應有是物，蓋其光帶本體相同故也。至某氣能阻本質之光，使明線易而爲暗之說，雖創自吉氏，後經英人巴爾福設法驗明，乃知實有其理。以分光鏡辨質，其定例有三。凡實質流質發光，則光帶接連不斷，而無橫線一也。虛質之能焚者，及實流二質蒸爲氣者，其光帶惟有明線，而色位不等一也。實流二質發光，而其光遇氣，其氣質若同，卽阻其本色，使明線易而爲暗三也。以分光鏡觀日，則見光帶內有黑線，是知日中有

氣一層包裹日體而阻光，用之觀月，則光帶與日均同而淡，是知係借日光返照，而無氣以阻之也。用之觀諸行星，則知各有層氣包裹，厚薄不等。按太陽與行星之有氣，格致家向有數法察知，不過藉分光鏡以証之耳。至用之以觀恒星，則見其光帶與日相似而淡，既不能返日光，且其光與日光稍異，是知恒星亦皆與太陽同類。用之觀星氣，即可辨其體質虛實。蓋以目力或常鏡觀之，雖見星氣，僅如雲霧。用大鏡觀之，則有化為無數小星者，然仍有大鏡所不能化之星氣。初以為鏡力不足，及用分光鏡察之，知為虛氣而不能化也。向者格物家以為天本於氣，凝而動，動而分，分而為日星。現有分光鏡，可以驗明星氣之

中西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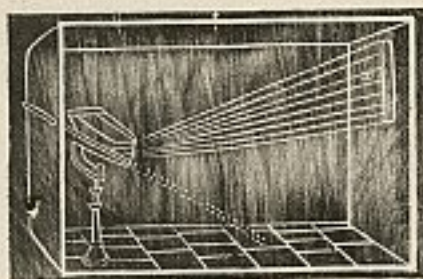
論分光鏡

四

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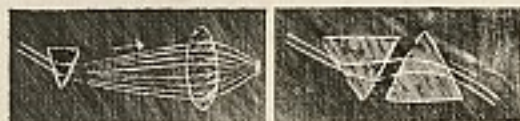
為氣，則足證此說，而發造化之妙蘊矣。以上不過言其理用之圖以明之外，觀固不一，而其大節總與第五圖之式無甚差別。如圖有三稜玻璃在下，而三面設甲乙丙三管，各安凸鏡，在戊有煤氣燈，欲驗何物之光，即以其物少許置白金絲上，向燈燒之。網珀稜鏡一面透此，則分而入甲管，復過凸鏡而入目。丙管之端亦有煤氣燈，兩間用細金絲數條為分度格，影過丙管至丁，返照過甲管而與戊之光並至目內，便於光帶與分度格比較。而度其各線相距之遠近，若二物之光由戊並入，而同時驗之，亦可其物含一質，含數質，察其光則各質分明，甚有新質由斯法可以察出。至其比較光帶之法，觀第六圖可知。大畧圖中光帶有五各質之恒線，皆以甲乙丙丁等字記其部位，即如日光內有丁之黑線，與謙精之明線相對，即知日中含有謙精餘推、

第一圖



光分七色
上線為紫
下線為紅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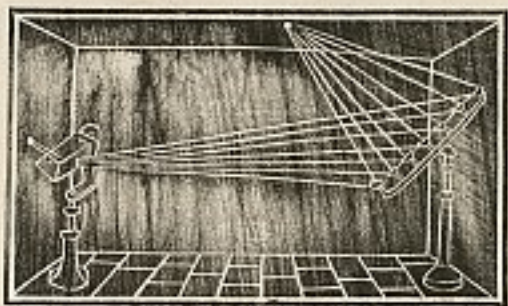
以三棱玻
璃分七色
而復合之
以凸鏡合
七色為白
光

第三圖



以凹鏡合
七色為白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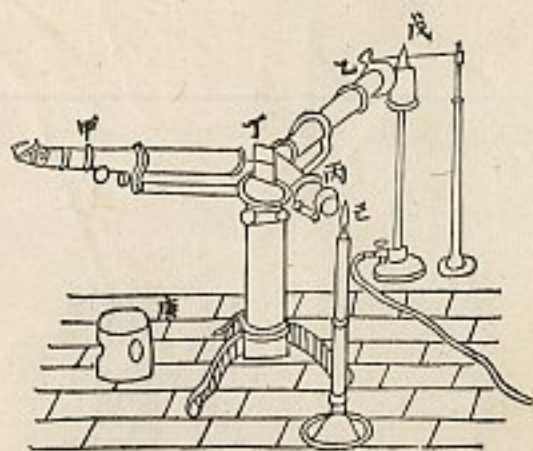
第四圖



以平鏡敷
面合七色
為白光

第五圖

分光鏡全式



光日 精灰 精鹹 金新 金新又

辛
庚
己
戊
丁
丙
乙
甲



比
光
圖
五
帶

陳愚泉傳

李善蘭

陳愚泉，名文藻，平湖之乍浦人也。祖父世爲人櫛髮，愚泉亦以櫛工爲業。顧善作詩，能飲酒，醉則歌呼嗚嗚。業櫛工者皆場叢，不知書，爭擲掄之。愚泉則怒罵其儕輩，儕輩羣起而罵之，則不顧。復歌呼嗚嗚。武康徐孝廉熊飛，詞壇老手，主觀海書院，見愚泉詩，大驚，引爲弟子。平湖冷某，素重愚泉詩，甫下車，卽具輿從往拜之。于是愚泉名藉甚。有某公者，延之幕府，甫三日，其友往謂之曰：子詩名從此日亡矣。愚泉曰：何故？曰：世之重子者，非重子之能詩也，重子之櫛工而能詩也。今子爲幕客，天下豈少能詩之幕客耶？愚泉曰：善。卽日辭主人歸。業櫛工如故，醉則歌呼。

中西聞見錄

陳愚泉傳

六

四月

嗚嗚，罵其儕輩亦如故。久之，儕輩不能容，于是愚泉舍櫛，爲童子師。歲餘，忽患惡瘡，徒盡散，其妻寒餓甚，請去，則聽之去。其子寒餓甚，請隨商人求食海外，則聽之求食海外。于是愚泉子然一身，無聊甚，來游我里。居阮秋山家，阮亦櫛工，能畫梅，雅重愚泉。而愚泉復怒罵其儕輩，儕輩復不能容，遂去。去客其故人某，無何病，故人恐累己，送諸郊外，委之海上而去。次日，海上諸友或出遊，望見之，曰：僵卧者陳愚泉耶？近之，果愚泉。亟舁歸。愚泉既病，浹日寒餓，遂死。死後，宋子醒山、沈子浪仙爲集資刻其詩。今所傳鏡池樓集是也。

李子曰：我嘗訪愚泉于市肆，見其方握刀爲人修髮，已而握管。

成詩、丰神獨絕、奇已、或謂愚泉不能詩、或不至窮餓以死、我謂愚泉雖餓死、以視世之櫛工、庸庸老壽者、爲何如耶、視士大夫之庸庸老壽、并不能雕章鏤句者、又何如耶、嗚呼、可勝感哉、

鴉片樂府三首

學時路

學時路、有吃有着無僭做、一筒兩筒弗害箇、今日三筒、明日四筒、五筒六筒七八筒、裝烟發烟已成功、辦烟具、買水果、賣盡田產賣家伙、吃烟吃烟真入時、兩肩聳起如餓鴉、牀頭烟鬼哈哈笑、時路朋友又來到、

開烟盤

中西聞見錄

陳愚泉傳

七

四月

開烟盤、做濶老、烟墩小娘顏色好、問娘何許人、答言昔日家道殷、家道殷、至阿父、阿父生來喜嫖賭、嫖賭吃着四字全、大傷元氣、鴉片烟、奴在閨中亦染指、家道零落阿父死、阿父死、不自由、紅樓作青樓、阿父九泉亦風流、開烟盤、一洋頭、

搶帽子

搶帽子、三隻手、不搶帽子便剪綰、原是當年吃烟友、烟烟烟、家私化作火上烟、吃吃吃、冷粥冷飯無處吃、叫化三年懶做官、一切生意做不得、不得已、搶帽子、押得幾文錢、仍向烟墩發利市、君不見昨日搶帽子、今日金剛脚下死、

右三詩、婆心苦口、詞淺意悲、乃金山錢君鱸香之作、刻入所

著煙鑑中者、今鱸香久歸道山、煙鑑之板、想已零落無存矣、枕上偶記憶得之、亟錄以付聞見錄局、請刊入錄中、世之甘鴆毒者、讀之、或能深前車之鑑、而萌其悔悟之心、則此三詩、實警世之晨鐘也、光緒紀元三月海甯李善蘭識、

人皆不自知其短

王次辛

元宵節街市張燈結彩、極其燦爛、有三人一聾者、一癩者、一盲者、偕遊、盲者曰、今宵佳節、真一刻值千金、但砲響燈不明、聾者曰、燈明砲不響、癩者曰、砲響燈亦明、可惜崎嶇路不平、假令三人能自知其形體之各有所短、必不怨燈之不明、砲之不響、路之不平矣、往往有自己見解所不及知、動輒議人之非者、曷以

中西聞見錄

人皆不自知其短

八

四月

此三人之遊燈借鑒乎、

戲象寓言

曹子漁

英都成衣者、設肆鬧市、象過之、置鼻窻間、工戲以針刺之、迨及炎夏、象出就浴、歸則暗吸塘泥、向內噴之、一切鮮明華服、咸蒙垢污、衆驚詫久之、方悟象報一針之憾也、所謂戲無益者、得無慎乎、

止至善說

謝隱莊

夫人亦求爲善人而已，亦求爲至善之人而已。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鶴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卽善也。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子註學而時習之說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註大學止至善之說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中西聞見錄

止至善說

九

四月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孔子以好學自許，一己之外，獨稱顏子爲好學，是則從來以聖人而好學，無如孔子；以賢人而好學，無如顏子，可稱好學者，千古兩人而已。考其好學之實，惟在爲善止至善而已。考其止至善之實，不過曰不怨不尤不遷怒而已。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又仁禮存心，橫逆自反，章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性善章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之學舜，見於犯而不校。然則從古聖賢好學，惟在爲善止至善。爲善之實，惟在親愛；止至善之實，惟在不怒不怨不尤。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謂人者，自父母以至途人，皆在其中。所謂不知者，自疑謗以至戕殺，皆在其中。所謂愠者，含怒意。自古大聖大賢，稱至德盡善者，豈能外此道乎？此道者，何仁也，性也，仁性者何善也，至善也，善與至善者何親也，愛也，心止於親愛而不爲怨怒所移，是爲止於至善。至善卽盡善，盡善卽至德。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非不知象之將殺己，而封之有庠，乃爲孝子仁人。

中西聞見錄

止至善說

十

四月

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孔子皆稱爲至德。夷齊求仁得仁而無怨，韓文公原道篇曰：博愛之謂仁，明道定性書曰：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然則古來理學道統之傳，惟在止於性，不遷於情，爲善修德之要，惟在止於愛，不移於怒，自古爲聖賢爲君子，扶綱常，植倫紀，定一心，平天下之要道，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人不幸而有癡疾，則常人應矜恤之，矜恤之法非徒以施濟爲事也。有仁慈者更應有卓識，宜憫其疾之不能，而因其所能者以訓之。斯於爲善之道無歉。如泰西諸國之於瞽者是也。西國公會多設有養濟院以贍癡疾之人，而於瞽者尤爲人所憫。第憫之不以道，則受憫者何裨？故西人咸以爲瞽者宜亟爲訓之。舊已設有訓瞽之法，近日其法尤精。蓋舊法皆矜瞽之常人所定，而近法則多由受訓之瞽所自擬。如向用法印凸出字母，令瞽以手捫索讀之，人嘗品論凸出之法以何爲佳，各執一說。近則藉瞽之一言自定，是明眼訓人者反弗若受訓之無目者之

識廣也大抵論色相之朱紫黑白，則爲瞽所難測，至於分字母之淺深高下，則瞽者自綽然有餘，以其盲於目而非盲於心也。同治七年大英國立有英外訓瞽會，會中司事者皆瞽充之，或暗昧之輩，或短視之徒，皆各藉手捫字母，不賴目力者，瞽將諸國所用訓瞽法熟思細評，窮探詳辯，酌忝己見，以何國爲極精，以某法爲最便，原瞽之智愚不齊，故捫之指力各異，務期隨時易法，因人制宜。道光閒法國法力斯訓瞽院一瞽生名伯來勒思得，創一新法，以諸點爲字母之畫，仍凸寫于紙，較他法爲長。俾瞽者不第便於讀，兼便於寫，瞽師口誦，瞽生捫而寫之，瞽師捫校日爲課程，寫卷積多，裝釘成冊，以代印造，法至善也。且印

造凸出之書工費本鉅茲得瞽自捫寫以課業代剗刷無煩印
造法出於瞽非瞽心明性巧之一微乎另以法製寫歌詩樂譜
之工尺尤爲便於捫誦數載以來已於瞽手所寫出者凡五六
十部皆備瞽用蓋不獨訓之以詩書亦使之精習夫樂律也西
人知瞽之聰於耳也輒教之撫風琴故泰西諸國訓瞽所用樂
譜皆以此捫讀之法譜之客歲因地雅伯那伯里斯城集通國
訓瞽院司事者議以茲後通用伯勒來之樂譜而增刪之識者
多以爲非蓋伯勒來樂譜盡善應遵用不可改也且歐美二洲
音律俱宜畫一無所用其刪易故斯議實爲可惜耳其捫讀凸
字之書舊惟用常書所用之字畫凸出之而已今自寫法一出

中西聞見錄

西國訓瞽法

三

四月

皆係就字之畫而歷點之俾瞽之捫索尤便茲無論歐洲美洲
咸用歷點以其勝於常法也上年英國英外訓瞽會新印出大
英國地圖二式一爲省府州縣之界一爲山水高下之形備極
工細圖中江河水道山嶺平原之界線皆係凸出之畫以手捫
而誌之便捷良妙斯圖也非第供瞽者之捫用而已若夫潤澤
之則塾中諸生有目者皆可瞭若指掌惟始造時值甚昂瞽之
外用者鮮今則價廉工細故諸塾用之者多圖中之城地皆以
數目字旁註之另以冊爲目錄捫某數即可考某城地其海角
河口旁註之數各間海口半寸許俾瞽指捫海濱得以無阻欲
知海角爲何名捫另冊目錄即知最爲便速此法即出於受訓

之瞽所測、今後既有斯圖爲矩、斯必歲歲有新圖出、數載而後、則瞽者靜處室中、即可了然萬國之形勢於胸矣、蘇格蘭有新法、瞽者與常人諸生同塾習業、前此無斯例、不獨省公塾之費、亦俾瞽有伴而不寂、然亦讀書之瞽可與同塾也、若學樂之瞽、則必須另塾訓之、而工亦較讀書者爲久、非熟習數載不克正五音、英國倫敦新立訓瞽奏樂之塾、其中習樂之瞽有三、調樂者一也、教樂者二也、撫風琴者三也、蓋人不幸而瞽、爲極苦之身、束手終日、莫瞻衣食、故設此法以訓之、倫敦之瞽、現約數千人、平日造作筐篋箕帚等物、得微值、易薪米自食其力、然終弗若有目者所造之純巧精細、且所得工值、不敷糊口、必須常人

中西聞見錄

西國訓瞽法

十三

四月

恤之、始可得温飽、男瞽已苦、女瞽苦尤甚、瞽之平素可爲之業、又非工巧之技、類皆粗夯之工、而愚鈍之夫多、爭習粗業、以致人多業寡、故更宜矜恤之也、蘇格蘭及美國之瞽多爲帳褥之工、亦無大利、以勢觀之、惟奏樂一道、爲瞽之最上之技、最益之藝、西人故力以樂訓之、所謂恤之必以道也、法國巴黎斯京都訓瞽之法極善、其奏樂之效尤速、瞽生出學之後、百人中約有三十人可爲調樂之工、斯工易作、斯值較豐、歲中每瞽可獲三百金、蓋其所調之樂、勝於常人、以其目盲而神專也、法國因此作爲定章、今後惟以樂訓瞽爲是、美國被訓瞽生亦以斯業、頗可自贖、故習調樂之技者較法力斯城尤衆、惟英國弗及之、何

則蓋訓瞽之法不精也。今而後酌法定章力教之以斯技，似亦可期其效。英國訓瞽之效，所以現弗若法美二國之效者，因欲令瞽者習撫風琴奏樂二技，而二技將來所獲工值，遠不如調樂無敷瞽口，近於英國倫敦都城設一訓瞽之院，用極善之法教之，無論調樂習琴諸技，務使臻於絕妙，以冀瞽生出學之後，終身得以自贍，而院設於聚珍院之左，旦夕可聽聚珍院之諸國樂音，物名人聲，以佐瞽生之益，其有不能自備，資斧者，瞽院給以衣食膏火云。

三十餘年前，有英人於香港，見瞽目女童二人求乞，憫之，攜至美國，送入訓瞽院教之。迄今一人仍留美國，頗足自贍，一

中西聞見錄

西國訓瞽法

古

四月

人已來上海，以教習洋文及樂器爲生。又甯波女學堂前有瞽童二，女師爲之作凸字木板漢書，教令捫讀。其後遂通文字，觀斯二事，是其明效。將來中國倘能隨地以斯法訓瞽，俾瞽者皆有所肄業，可以餬口，庶免沿門算命惑人之事矣。德

三氏跋

答辯辯非非 見二十九號

王次辛

背晦爺娘與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皆諺也。婦孺盡曉而羅仲素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非諺也。余以諺辯諺。彼牽涉羅仲素之言。不知其出于何心。人之父母不皆聖賢。卽不能無過。孔子曰。事父母幾諫。天下若無不是的父母。何用諫爲。且父頑母嚚。彼篇中明明言自係堯時人。目舜之詞。是人謂舜之父母背晦。人固無罪。則凡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其無罪可以此類推。至于背晦爺娘。若出自人子之口。自係逆子。何待彼言。若出自旁人之口。自係公是公非。何由開天下忤逆之風乎。至于論虞帝不能掩飾其親之非。非以此苛求大舜。言人有以不睦之名加其親。究

中西聞見錄

答辯辯非非

五

四月

不如並此而無之爲更善也。舜當年祇知盡孝。視底豫後之父母。與未底豫先之父母。皆至慈之父母。無二致也。而自他人視之。其未經底豫時。不免頑嚚之目。是人之公論也。所以瞽瞍殺人。孟子說臯陶執之而已。不必看舜情面也。舜終不禁堯時人目其親爲頑嚚。聖人不爲親護短也。豈得謂誣枉聖賢乎。現今諺云背晦爺娘之語。豈不脗合虞書父頑母嚚乎。况庸流之父母。更不能不背晦也。彼悞會人子可以自謂其親背晦。反謂人不明經。豈公論哉。

考畧三則 各國欠款

丁韞良

據英國貝美爾新報云、本報曾載兩年前天下各國欠款、迄今計之、其數總屬有增無減、緣各國皆爭先借貸、雖如中國之向無欠款者、近日亦有貸資、茲將各國前年暨今年所欠款目、開列如左、

法國欠款 前年 七千萬四千八百萬磅 今年 九萬萬磅

英國 前年 七萬九千九百萬磅 今年 七萬八千九百萬磅

美國 前年 四萬三千三百萬磅 今年 四萬四千四百萬磅

義國 前年 三萬六千三百萬磅 今年 三萬九千九百萬磅

西班牙國 前年 二萬六千一百萬磅 今年 三萬七千五百萬磅

中西聞見錄

各國欠款考畧

十六 四月

奧國 前年 三萬零六百萬磅 今年 三萬五千五百萬磅

俄國 前年 三萬五千五百萬磅 今年 三萬四千四百萬磅

德國 前年 二萬零八百萬磅 今年 二萬萬磅

土國 前年 一萬二千四百萬磅 今年 一萬三千五百萬磅

印度 前年 一萬零八百萬磅 今年 一萬零三千萬磅

總計前年共 三十六萬九千三百萬磅 今年共 四十四萬四千萬磅

按此等欠款、有貸於本國之民者、亦有貸於鄰邦之民者、其每年利息自三分至十四分不等、有預定限期本利歸清者、亦有無限期而每歲行息者、此法既行、凡遇兵事河工、以及開礦修路諸費、皆得籌濟急需、且本國因有貸於本國之民者、則民恐

失其本必竭力護國有貸於鄰邦者則鄰邦亦必爲之保護觀夫數百年來各國欠款加增如許苟無利益則孰肯爲之哉

各國絲欸考畧

頃閱日本英文新聞紙內載天下各國出絲欸目曰四年以來歐洲絲項減值幾半推原其故或由婦女衣服隨時改式或由民生窘迫購買無多或由比歲屯積銷售難速均屬有之而其最關緊要者則在歐洲之蠶疫盡除蓋二十餘年來每歲蠶輒遭疫卽向日本購種緣是日本多將佳種售於西國而本地所出之絲自形衰劣近數年蠶疫不復再發滋育繁盛以致絲值頓減至中國絲項較先亦日漸增益在六七年前中國每歲出絲計二百六十萬磅迨去歲卽以上海一口計之連舊存已共有七百萬磅廣東又有一百四十萬磅至歐洲去歲出絲欸目亦開列如左

中西聞見錄

各國絲欸考畧

七

四月

義大利國 七百
萬磅

法國 五百
萬磅

土耳其

西班牙 希臘三國共 二百
萬磅

印度孟加拉 一百一
十萬磅

日本 一百五
十萬磅

更有土耳其運往法國之蠶繭二百六七十萬計可纜絲六七
十萬磅

以上所載欸目

惟中國最多義大利次之然中國絲項係僅就出洋銷售者而論其留在本國者又奚止什百

倍至日本向來育蠶頗夥而其出口之數不過一國十分之二可見中國絲欸甲於天下矣

捕鯨考畧

泰西捕鯨船，從前本爲大業，其鯨長自四丈至八丈不等，小者煎油四五十石，大者可煎油百餘石，其骨製器，售善價，獲利甚鉅，因之人趨若鶩，在嘉慶十七年時，英國有鯨船一百四十三隻，一歲內捕獲鯨魚一千九百八十尾，煎油一萬九千四百零八噸，每噸十石均計每船獲鯨十三尾半，然亦視其幸否，往往有一船出洋數月不獲回空者，又有一船僅獲一鯨者，復有一船獲鯨至四十尾，船主因以致富者，至道光四年，有英船一百一十一隻，歲捕鯨魚七百六十一尾，均計每船六七尾，迨後此業漸衰，至十四年，只有鯨船七十六隻，二十四年，又減至三十四隻，中西聞見錄

捕鯨考畧

六

四月

每歲得鯨一百二十五尾，均計每船不過三四尾，迄今每年鯨船僅剩十餘隻，推其所以漸衰之故有二，一則鯨魚頻年被捕，不能繁育，日見其少，二則泰西近用化學煉石油，又名煤油或取地油以製燭，工省價廉，較之冒險捕鯨，迥乎不侔，至美國鯨船，近亦衰廢，從前有一海口專爲鯨船出入，盛時每歲有船一百五十隻出口，今則帆檣絕迹，荒草埋徑，意者或數年停捕，俟鯨漸滋生，其業仍可再振，然恐不能如從前之隆盛矣。

雜記四則

丁璉良

以寬厚遇橫逆

古時希臘國雅典城有亞力斯底者、智畧沈毅、學問博洽、其尤可重者、則在清廉公義、守正不阿、故人咸服之、爲加美號曰義公、維時希臘治尙民政、遇有聲威素著者、深恐擅政亂國、往往殺害、或逐出國外、亞力品學旣爲當世所推重、譽望日隆、國人復嫉之、相商曰、亞力雖無意攬權、而歸之者衆、日後傾覆國祚、必斯人也、不如早爲之所、於是聚集民會議書、亞力名於蛤蚌而逐之、希臘古制欲貶何人輒書其名於蛤蚌蓋取投之於海之意亞力適亦在會中、有鄉人夙不識亞力、因持蛤蚌向之曰、余未習字、煩君代書一名、問

中西聞見錄

雜記

九

四月

何名、則曰亞力斯底是也、愕問曰、伊得何罪、答曰、非謂有罪、緣其行爲過善、羣稱之曰義公、吾黨厭於聽聞、故擬逐之耳、亞力慨然書訖、還之、絕不告以姓名、翌日果遭放逐、乃向天跪祝曰、願天垂佑本國、長享太平、無須求援於我也、遂他適、同時又有某者、亦以材武遭忌被貶、則祝曰、願天速降災於本國、使其求援於我也、觀此可知二人之胸襟度量、固迥乎不侔矣、又乾隆年間法國學士迪迪羅、夙擅文譽、遠近多以著作就正、一日有少年來呈文稿一冊、迪氏適有冗務、置之案頭、期以他日會晤、迨少年去後、乘暇披閱、則皆評其瑕疵之語也、迪氏殊不怒、俟少年至、延之坐、從容謂曰、向未開罪、何以見謗、少年曰、實因貧

故顏頤爲此意閣下必將出資買稿毀之、以免刊行、不過圖獲數十金耳、迪氏默然、沉思久之曰、頃爲君計、更有善於此者、侯爵某公與吾爲仇、君盍更製一序、冠於篇首、盛稱其功德、彼必大喜、可獲厚贈也、少年嚙嚙曰、筆不達意奈何、曰、請代之、遂製序付之、慚謝去、噫、亞力之聞、逐不怨、自書其名、已屬難得、而迪氏之肯爲毀己者製序以資之、則爲更難、若是者可謂近道矣、

才童善畫

中國古稱神童、如唐劉晏、明解縉之儔、在西國亦代有之、然幼而能詩者居多、工畫者絕少、百年前、美國有韋思得者、以繪事著、方其數歲時、一日毋將適鄰、拊其乳妹睡搖車中、囑令守之、

中西聞見錄

雜記

辛

四月

比返、則見其執木炭於粉壁上畫伊妹臥車之狀、神形逼肖、異之、遍告戚里、咸知其天才出衆、勸之學畫、名以大噪、近又有比利時國幼童某者、孱弱多病、父母不令讀書、僅教以識字、縱之遊翫、顧童不樂與羣兒嬉、常獨往來於河濱、或持竿垂釣、性喜畫、初以木炭、漸用墨筆、作山水、每一幅成、輒添垂釣形於內、積久漸多、惟以自娛、祕不示人人、亦不之知、後甫十歲、卽歿、乃父檢其遺冊、出證方家、咸大驚詫、以爲妙手所不及、由是喧傳、求觀者接踵、或願以善價購之、其父弗忍捨也、噫、斯童可謂天授、非由人力設使、再假以年、其造就正未可限量、而不幸短命惜哉、

物通靈性

牲畜之有靈性與否，西人議論不一。蟲類如蛛之結網捕蚊蚋，蜂之築房釀甘蜜，禽類如雀之營巢伏卵，鴻之來往有期，皆其天賦之良智，發乎不得不然而弗能增減者也。至於人之研究推測窮理入微，則出於用心之精進，可有可無，而他物則絕無思想也。顧此論亦未盡確。茲畧述二事以辨之。西俗每值飯時，曳鈴喚厨人進饌。昔某家畜一貓，每聞聲輒來伏案下拾餘，一日來遲飯畢，徘徊嗷嗷，家人未覩，忽厨者聞鈴聲琅琅，趨視則貓方引爪曳鈴，駭且笑，亟告於衆，事遂傳播。近有某家畜貓犬各數頭，中有白犬名雪團，與一黑貓最相友善。貓曾被鉛丸所傷，時發風搖，會家人方坐室中閒話，雪團忽挨門直入，向人跳嗥不已，復踴躍作前導狀，衆以其平素欲進屋，則先吠。今若此，知必有故，隨之往，甫至厨下，聞焦氣觸鼻，入視則黑貓搗墜爐坑中，餘燼燎其皮毛，欲灼矣，亟提之出，獲不死，乃悟犬殆喚人以救之也。觀此二者，孰謂牲畜竟無靈性乎。

賽行異常

夙興夜寐，人事之常，反是則殃。譬之人若精心用力，終日弗息，未有不致病者也。西國向有博賽者，共賭每點鐘行一洋里，連行千里則勝。其法係於空地內懸繩，長一洋里，令賭者循繩往還，以計道路。雖點鐘一里，爲時頗寬，可容暫寐，然寢興靡常，人

易疲敝、數百人中能終事不過二三、近又興一法、係連行百點鐘爲勝、不計道里、弗許寢息、人皆難之、獨一人毅然請行、將及半、神色如常、後則漸露倦態、久之忽狂奔出繩外、旁觀者掖使再行、又久之、惟憑繩以行、人惟見其往來悠蕩、有如鐘擺、耳迨時既滿、復不能自止、扶之下、則委地昏臥、氣息僅屬、衆恐其死、甫睡刻許、卽強喚醒之、又睡二刻復然、如是三次、乃聽其酣睡、更以油遍身塗之、始得不死、吁、此等賭賽、有似逆於天理、而近乎惡劇矣、

火浣布

火浣布在中國僅存其名、而見者絕少、印度波斯等處有之、而

中西聞見錄

雜記

三

四月

法國南界海島、英國北界海島、所產尤夥、木屬石類、係以軟石引線、組織而成、質粗似麻布、積垢則置火中燒之、輒潔白如新、價亦不昂、各國常需之、或捶薄片以代紙、或充油燈之燈心、點不或用以包裹蒸汽機之鐵筒、使熱氣不外透、或製外服及手套、水龍人著之、以便搶護、或襯入夾衣著之、輕暖、因其不引身、泰西古時有俗尙火葬者、每以火浣布裹屍、俾焚化後餘灰不致零落、僅此一用、今則用多而益廣矣、

各國近事

丁騷良

英國近事 民冊三則

天下之人，大抵男多於女，約計之，男在二十，女爲十九，惟近據英國民冊內載，則英威二邦女數較多，至五百餘萬，然非由於生女繁多，蓋緣國民時有遷徙他方以謀生者，且屬地遍四海，其隨處安設駐防兵丁，及整飭水師各營，在在需人，更兼貿易興盛，經營商舶者尤衆，凡此數事，多係男子爲之，皆離鄉遠適，故女數似多，至若綜天下而計之，其數總無大參差，可見一夫一婦爲人倫之正矣。

其民冊又載，二部男子斷絃未續者，有四十萬，婦人喪夫不改

中西聞見錄

各國近事

三

四月

適者，有八十七萬三千，按再嫁爲西國常例，然有因子女成立，可以養贍，而弗萌他志者，更有子女多幼，人畏受累，弗願娶之者，間有並無子女，而矢志不再適者，是以孀婦之數，浮於曠夫，至印度民數衆多，從前孀婦較少，緣該處舊俗，夫死婦殉，於火化時，登柴堆手自燃火，同歸於燼，今此風業已禁革，而再適之風漸興矣。

又載英國南省兩府民數共計二百萬，其中年逾九十者，有一千零八十六人，在他處則爲稀見，察英國北境，天時寒冽，而多陰晦，南境寒暑均平，而多晴和，故每享遐齡也。

始卑終尊

英有伯爵名蘇克敦者，於月前逝世，年九十五歲，其生時在同朝世爵數百人中，壽推最高，幼精法律之學，年未三旬，卽著書詳論法律要目，通國風行，原板重刊至十四次，以是受知君主，於道光十四年，擢爲阿爾蘭刑部尙書，歷晉伯爵，咸謂百年以來，習法律而能超逾蘇公者，不過一二，學業亦可想見，然其足異者，尙不在此，而在起家之微末，乃父固修髮匠也，英制律科學士，皆首戴假髮垂肩，身著長衫及足，每來肆中修髮，小蘇時聞雅論，心潛慕之，自期將來亦必得章服如斯，方爲稱意，由是勤學，卒致通顯，由此觀之，士之有才與否，絕無關於出身之貴賤，誠使國家能破格取用，弗拘成例，則雖屠沽市井之間，亦必有穎脫而出者，庶幾乎賢才免遺於草野矣。

南海近事

澳大利亞，爲四海第一大島，其廣莫幾與歐洲全土相埒，五十年前，居民甚稀，僅有土人數萬，遷徙無常，暨英國罪犯數千，流居於海濱，英人後知其地宜於牧畜，於是羣置牧場，每歲運回之羊毛，獲利頗厚，迨咸豐初年，有數區掘得金沙，傳播遠近，爭相搜採，往者源源，民物日臻蕃庶，就其一處而論，有城名美拉布納，在道光十六年時，人民僅有一百七十七名，至同治十一年，戶口冊載，該城民數增至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八名口，內有華人一萬八千名，他處之華人亦復不少，全島民數不下三

百萬其美拉布納一口所出之黃金二十三年以來共有四萬八千萬兩足見礦苗豐旺今年擬設銜奇會雖係本土數省相與勉勵農工諸業之舉而現聞日本噶羅巴等國亦欲攜帶珍奇赴會比賽其地距粵東水程約二十日云

巴西爾近事

南亞美理駕最大之國爲巴西爾其地土田肥沃天時炎熱半屬荒曠未盡墾闢居民計不過五百萬人而富強頗速在道光十四年時歲入稅課地丁共合僅七百萬元至去歲則增至六千九百萬元四十年間計所增幾至十倍至於墾田造路等項亦恒有借款已陸續積有國債三萬四千萬元從前耕種皆用黑奴多由阿非利加販來近日定律禁絕販賣之風其在本土所生之黑人皆准自主計現在黑奴約有一百四十萬自主之黑民亦數十萬國君世繼尊稱帝號政尙仁明民情和厚若華工有願自備資斧遷徙該處置田安業誠爲樂土較勝於前往古巴祕魯多矣

東俄近事

據法國新報云俄國擬欲開掘河道以通雅裏二海查雅海本受兩大江之水一達回部西南一達回部西北皆有數千里可容輪船往來而雅裏二海之間地多沙漠絕無高山其功必克成就然工繁費鉅弗能望速將來此河一開則可從俄國舊都乘舟直抵機窟布哈爾等處矣

阿非利加近事

近聞埃及國併取達爾夫耳之地、聲勢日強、查埃及在泰西開化最早、當唐虞時、已立爲國、迄今古迹猶有存者、王陵備極宏鉅、並有碑刻像形古字可證、其地東界亞細亞、北面歐羅巴、西與南爲阿非利加羣國、三洲環峙、爲天下要隘、漢初尙盛、迨唐初被亞拉伯回回所征服、由是漸形衰弱、數百年來、舊典散失、新政未聞、陵墓宮室、有毀無建、至道光年間、因歐洲人往來日衆、民情稍覺興起、後歷代之君多效泰西諸新法、國勢漸臻富強、卽如開地中河、以通兩海舟楫、而操三洲利權、此乃政之大者、嗣君克承先志、求治益精、嘗觀阿非利加中土爲尼羅河源、

中西聞見錄

各國近事

三

四月

更多大湖、土田肥沃、水利易興、而其間數小國、恒自相仇殺、遂立意開闢、先延英國將軍貝吉耳爲前鋒、躬自督軍、以次戡定、近又請戈軍門登、卽前在中國統常勝軍勦賊立功者佐軍、收取赤道相近各地、由此觀之、其國之振興、可望也、

福州近事 設電線

丹國人欲造電線、由省城直達廈門、已見前錄、緣去歲日本攻臺灣、生番閩疆大憲、力籌防務、以廈門地當衝要、聞警飛達、殊於軍情有裨、因與丹人定議、安設電線、俟三十年後、線機悉屬中國、詎造未百里、民間聚衆滋鬧、拆毀電線、而臺案旋亦了結、事遂暫止、頃悉仍擬舉行、且此次議明、將丹人前用工料諸費、

盡數償還，餘款皆由中國撥辦，電機亦歸中國管轄云云。余聞之而嘆曰：閩憲其明良經世者歟！蓋自電信創於泰西，四十年來，遐邇傳遍，甚至日本之南北各島，尚皆通行，而中國曷可獨後哉！今既創於福建，則不脛而遍行於各省，勢所必然，計其工少費廉，郵傳神速，較之驛遞爲何如也。

葡萄牙近事

節英國新聞紙

頃據葡京來信云：本國自道光十四年以來，每年用款總浮於預計之數，卽今年亦稍虧短，皆緣兵工二部度支浩繁所致。然數年來，進項較多於昔，以民俗漸習勤儉，國家又多造鐵路，貿易流通故也。

中西聞見錄

各國近事

三

四月